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龙人独家授权
全球华语地区畅销排行榜之首

乱世猎手

3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生存，
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

3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猎人 / 龙人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2

ISBN 7-5001-1533-4

I. 乱...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25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 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 (010) 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选题策划/刘雄

责任编辑/李任

封面设计/门乃婷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140

字 数/24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533-4/1 · 173

定价: 176.00 元 (全 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他来自山野林间，他是一个普通的猎人，但却有着一位极具传奇的父亲！

他无意名扬天下，他不爱江山只爱美人，但时势却将他造就成一段武林的神话！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他就是——蔡风！

北魏末年，一位自幼与兽为伍的少年，凭着武功与智慧崛起江湖，他虽无志于天下，却被乱世的激流一次次推向生死的边缘，从而也使他深明乱世的真谛——狩猎与被猎。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他发挥了自己狐般的智慧、鹰的犀利、豹的敏捷，周旋于天下各大势力之间。在一次偶获佛道奇珍“圣舍利”后，凭其机缘运数，突破武学与智慧的极限，终成乱世中真正的猎人，而使整个武林以至天下的局势运行于掌中……



乱世中的强者

无敌的人——一个拥有神的智慧与兽的敏锐的少年猎人蔡风，凭其机缘运数融合了佛门的无相神功与最霸的刀招“怒沧海”以佛门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禅意创出了天下最仁最霸的刀招——“沧海无量”无敌于天下！

强霸的刀——血腥与权力并存，北魏第一刀蔡伤以手中的泣血刀与刀招“怒沧海”纵横沙场数十年，从血腥中得到了手中的权力，也因此引起魔门剑道第一高手尔朱荣的嫉妒，用家族的势力设下毒计，使其在一次大战中失去权力！

无言的剑——天下剑道高手“哑剑”黄海因师门的恩怨，立誓数十年不言，从而将心中的喜、怒、哀、乐由手中的剑宣泄而出，在无声的世界与遍地的血腥中感悟到道门剑道的至高境界，剑随心动，从而创出了震惊天下的——无物剑道！

碎天之怒——泰山之顶，被佛道二门高手囚禁在洞中四十五年的巨魔区阳将心中的怨气与恨意融入毕生的功力中，发出毁天灭地的惊世一击破困而出，而他所产生那毁灭性的破坏力被天下武林公认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击。

冥王之拳——一位独臂的人，尽能练成不死之身与最强之拳。在二位神级的高手围攻下，以独臂拳道力抗天下第一刀道而得以脱身。不过，不死之身在刀招沧海之怒下被破！

威裂千军——王朝的守护人“元融”，北魏皇氏族人，掌管天下兵权，手中的玄铁枪能将世间最烈的枪法使得完美无缺，有独裂千军之威，与天下第一刀蔡伤并列武林之首，却从未涉足江湖。

不归的心——魔门第一剑手尔朱荣影子的悲哀，在黑暗世界中他虽无欲无求，能练成魔道最高剑式——不归剑道，而身份却只能让他在无法战胜之时将敌人与自己引向不归之道。

道心种魔——在一位修有道心的高人心中种下魔念，这象是天方夜谭，在道魔二道决战之时，魔道高手以魔门至高宝典中的道心种魔大法在天下正道第一剑手心中种下了魔念！

万毒至尊——魔道毒宗第一高手田新球为了消灭强敌，千辛万苦练成毒人——‘绝情’却反将自己陷入其中，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万毒之人。

蛛网天罗——一种可与天下最强武功抗衡的东西——财与力。天下第一庄主葛荣在乱世中能将自己遍布天下的生意与朋友织成了一张能毁灭一切的天网，从而得到天下人的敬仰。



懂得狩猎的强者

暴怒雷王——叔孙怒雷：北魏四大支柱之一，叔孙家的掌舵人，其性烈如火，武学修为之高天下罕有敌手，后因孙女与蔡风之因随达摩隐于少林。

懂得舍弃——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此人有治理天下之才，无奈遇上北魏败落之时，为保江山情愿舍弃帝王之尊严与平生最大的敌人联手，同除朝中逆臣！

不战而败——蓝目法王：一个只求有对手而生存的人，一个被西域生灵视为不败神话的人，但他却在黄海打开天道之门时不战而败！

少林武祖——达摩：一位拥有赤子之心又痴于武学的异域高僧，为寻找心中的武源与佛缘而踏足江湖，在目睹苍海无量的威力后顿悟，隐入少林成为中华佛道武祖！

倒戈一击——高欢：一位诚府极深之人，与蔡风为生死之交，极擅把握形势，在葛家军最困难时叛逆，为尔朱荣所欣赏。葛荣兵败之后，他为报蔡风不杀之恩尽除尔朱家族的势力。终独揽北魏大权，建立了北齐王朝。

败与成就——宇文泰：极具智慧，识时务，他在葛荣兵败后降于北魏，在灭尔朱家族之后与高欢分庭抗礼，与高欢将北魏分裂。建立北周王朝。

忍辱负重——尔朱兆：一个为家族荣耀而甘愿做无名之人，潜于葛家十

数年,只为等一个扭转天下的机会,人杰葛荣与能征善战的柔然王阿那环都险些被这个身负三重身份的人置于死地!

人上之人——叶虚:吐谷浑王子,得巨魔区阳真传,聪明傲慢自信,曾设计约战中原年轻第一高手蔡风于泰山,借佛门神功震裂禁魔石,让巨魔区阳能成功地发出碎天一击。

为情树敌——武帝萧衍:一位有治世之才,使南梁繁盛数十年成功的帝王。却奈何为一女子此生注定成为剑道高手黄海的情敌,终使其在江湖中难有大作为。

善良的魔——蔡宗:天下刀道第一高手蔡伤长子,幼时失散,在沼泽丛林中长大,至使其性狠胜虎狼,坚韧从不屈服,敢只身力战西域密宗众高手的第一位汉人。

倒霉的人——破六韩拔陵:南北朝时著名的义军首领,其作乱起兵声振朝野,点燃整个北魏的战火,使天下从此动乱四起。而自己却因得罪蔡风势力大减,终为北魏所灭。



点燃乱世战火的女人

向往权力的女人——祝仙梅：魔门中唯一一个掌舵的女人，为更好地控制手中的权力，她隐于深宫，媚惑天下高手与朝中重臣，想借朝野之力操控魔门成为天下霸主。

为爱叛族的女人——叔孙凤：生于北魏四大家族之一，天下绝顶高手叔孙怒雷的孙女，却因爱上蔡风这位敌人，使整个叔孙家族成为北魏的叛臣之家！

敢恨敢爱的女人——凌能丽：天生丽质，出生山野，性情刚烈，思想独立。后成为五台剑道的创始人，对蔡风情深义重，却让蔡风又爱又怕。

追求爱情的女人——刘瑞平：生于世家却敢于追求爱情，不惧世俗束缚，逃出门寻找情郎，将整个家族的势力陷入烽火之中！

点燃战火的女人——元叶媚：生于世家，受礼教婚姻的束缚，虽向往自由的爱情却无追求自由的勇气，是蔡风初恋之人，也因这段爱情饱受磨难煎熬。从而点燃北魏王朝的战火！

目 录

001 第一章 尔虞我诈

只有蔡风和蔡伤会有如此可怕的怒沧海,而蔡伤绝对不可能化妆成别人,那么这人便一定是蔡风!我们一直在找他,其实他却就在我们面前,王爷不记得洛生射出的那支劲箭是什么挡住的吗?

015 第二章 漠北九魔

蔡风静静地立在风中,剑斜斜地握着,剑尖微斜地指着地面,胸口起伏得极为剧烈。那四人也静静地立着,像是苍老的岩石,若非他们起伏的胸膛告诉人们,人们定会当他们是死去了千年的干尸。

027 第三章 柳塔传说

事实上,我们全都低估了初出茅庐的蔡风,包括大哥在内。我们一直以为蔡风会在得手之后,直入关内,我们也一直做好了打追伏战的算盘。可是事实上,蔡风并未让我们如愿。

040 第四章 再生异变

痛,先由蔡风的心头升起,他完全麻木了一般,一双本来修长而有力的手,此刻只是重重地抓着那淌血的剑身,眼神之中充满了痛苦与伤感,软弱而无力地道:“你,你选择了杀我?”

052 第五章 战场神话

蔡伤的刀,夜空中,不知道出自何处,也不知道要去何方,刀便是刀,与整个天地既分离又合并,没有人能说出那种感觉。天与地似乎因为这一刀而有了明显的界限。

064 第六章 烈焰魔门

蔡新元一声冷笑，反手抓起背上的披风，轻轻一抖，竟若一片云彩般飞了出去，只让那掌柜的眼前完全失去了光彩，便在他一愣之时，那片云彩竟变成了一条软棍，重重地击在那柄磁铁剑上。

076 第七章 幽灵蝙蝠

没有风，但是沙土在骚动，随着尔朱文护的剑缓缓地抬高，地上的沙土是越动越厉害，像是一只将自己埋在沙下的狼，用自己的鼻孔吹气一般，轻轻地旋着，是那么优雅，也是那么生动。

091 第八章 沧海之怒

愤怒之中才挥发到极致的刀法，天地、人间，全都浑浊不清，惟有杀机，无穷无尽的杀机，冷寒冰刺的杀机，劲气在飞旋，光芒在刹那之间吞噬了蔡伤方圆三丈以内所有的人。

104 第九章 无敌毒人

你成为毒人之后，你的杀伤力至少比现在更强横三倍以上，足以与你爹相抗衡，你更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一人！”说到这里，金蛊神魔扭头向四周望了望，这才压低声音道。

119 第十章 剑游深宫

“哼，在我黄海的眼中，只有天与地，其它一切，我都不会放在眼里。无论你是北国皇帝还是南朝大王，我只当你是个人而已，有什么尊不尊、敬不敬的。生为一人，死为一鬼，惟有长剑随我行而已！”

133 第十一章 毒人初成

尔朱荣神色一变，一声低啸，十指齐出，无数乳白色的气柱便如交缠飞舞的狂蛇向绝情扑去。绝情的神色也变得无比沉重，身形一错之时，便如幽灵一般倒射而出，在虚空之中再奇迹般地拔升而起！

146 第十二章 真假太后

“我是真的！”两个胡太后同声道。依然是一模一样的声音和动作，举手投足之间毫无分别。这可难倒了胡孟，一个劲地搔头，向蔡伤投以求救的眼神，但蔡伤并不理会，只是含笑望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胡太后。

156 第十三章 亡命天涯

莫折大提看到了一柄极为锋利极为薄的剑，在虚空之中只刺成了那么一点，黑黑的一点，在陆统军的眼中，那是一片苍茫的光影，迷茫得使正常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完完全全地成了迷幻一片。

172 第十四章 魔门密谋

祝仙梅幽怨地摘下斗篷，露出一张美得令人炫目的俏脸，搭配着那绝美而修长的身材，隐透着一种妖异而朦胧的诱惑，那种成熟的风韵从那若秋水般的眸子中似真似幻地流露而出。

184 第十五章 荒野神婆

这个当然不错，但天地之间的五行四时之气，根据各个地点的不同，气脉也便有所变化，虽然天地间每一寸空间都可重划金木水土火，但其五行四时之气并不聚中，而我施法，使他吸取得更快。

198 第十六章 荒村异人

尤一贴的身形一变，那茅草杆之上竟带有沉闷的风雷之声，似传于地底，又似来自九霄，来自天外。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精细，那么优雅而沉稳，那根茅草杆所划过的轨迹，更是让人心惊魄动。

212 第十七章 空谷心曲

听了这种笛音，使人完完全全地懂得，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笛音，出现在黄昏之时，出现在孤山野岭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绝不是！那是一种跳出尘世的洒脱，是一种跳出尘世的无奈，跳出尘世的茫然。

229 第十八章 仁慈之魔

一退再进，绝情的身子突然开了花，在西天晚霞的辉映下，绝情的身子组成了一团璀璨无比的奇花。拥有着无限强大、爆炸性的力量，疯涌的劲气，以有形的机体向四周绽放、激射……

240 第十九章 心存禅机

“想了便是想了，即使没有结果，仍然是想了，只不过要冠上一‘空’字而已。人生如梦，众生寂灭，在世俗人的眼中，却是的确确实存在着的。你我皆众生，想亦便是想。

253 第二十章 痴呆高手

手中的兵刃像是一条毒蛇般噬咬着自己的手掌，刀，寂灭于褴褛的破衣之中，蓬头垢面的呆子又恢复了那种呆痴的表情，好像刚才不过是做了一场精彩的梦一般。

第一章 尔虞我诈

这一刻，玉手罗刹却立在付彪的身前，作着一个极具诱惑的表情，似在极尽地展示着一个女人天生的魅力。

“想不到，名震河北的付二寨主也能记得小妹我，真让小妹感激莫名呀！”玉手罗刹的声音似乎将所有人都引入了一个难醒的梦中，是那般温柔，那般清脆，充满了一种勾魂摄魄的魔力。

破六韩修远的眸子之中竟闪出一丝妒火，似乎是因为玉手罗刹竟会对付彪说出如此体贴而温柔的话，但那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神色，却无法逃过付彪的眼神。

付彪心头暗笑，故意装作极为投入地道：“付某虽然小有薄名，但终归是男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理由来把玉手罗刹这个大美人从我的心底抹去！今日得见，足让付某眼界大开，深感以前的日子白活了！”

“哦，想不到付二寨主居然如此风趣，真是叫小妹大感意外，不过也真还很高兴！”玉手罗刹淡然一笑道。

“我哪敢在如此美人面前耍风趣，要是一不小心，便如当年赵无极那般被你的玉手……”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从那淡黄色的风衣之中伸出一双极为洁白修长的手，在虚空之中作了一个掐的动作，接着又道：“这么咔嚓一下，岂不是完蛋了！”付彪眼中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

“付二寨主真是见笑了，往事提起徒增伤感，今非昔比，便是小妹有这个心，对你，我也只能是自叹无力了。不过，我们今日不是来谈私事的，若是有机会的话，小妹再去请二寨主喝上几斤大漠的马奶酒，或是同下江南，饮它十坛女儿红也无所谓，只怕到时候二寨主不肯赏脸而已。”玉手罗刹那温柔得让人心醉之声音，却让破六韩修远脸都气得有些发青了。

付彪仰天一阵欢快的大笑，道：“美人相邀，便是上刀山、下油锅也绝不在乎，何况只是去喝酒呢？只要我付某仍留得命在，便是去天涯、去海角喝酒我也愿意相



陪！哈哈……”

“付彪，刀疤三此刻在何处？”破六韩修远打断了付彪那得意的笑声，冷喝道。

“我仍未曾见到凌姑娘，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付彪毫不客气地回应道。

“二寨主请看！”玉手罗刹款款地道，同时让开身子，再掀起一层罗幔。

付彪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那正是凌能丽，那让任何男人都为之震撼的容颜，这一刻，却显得那般憔悴，但那自眼中所透出的坚强与无畏之色，更让任何人拜倒。

凌能丽果然也认出了付彪，那日付彪曾到过她的村中，还在她家中吃过一顿饭，因此她知道，这的确是蔡风的人，但她又能说什么呢？似乎一切都是如云如雾，对于江湖中的恩恩怨怨，她并不清楚，但她并不是一个傻子，知道眼前形势的复杂凶险程度！

“凌姑娘，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付彪声音居然有些微微颤抖，高声问道。

凌能丽依然没有开口，只是有些激动地摇摇头。

付彪朗声大笑道：“好，破六韩修远，既然你如此大方，我也不必太小气了！”说着仰天一声尖啸。

在众人紧张的戒备之下，长街的尽头，闪出了三条极为矫健的身影。

破六韩修远微微一震，眼中射出极为复杂的神情，低呼道：“刀疤三！”

众人却感到极为惊愕，因为，三人中，有一人是整个头全都罩在一个黑布袋之中，除这个人之外，并没有刀疤三的身影。而破六韩修远一口便呼出了刀疤三的名字，众人不再会怀疑，那被套住脑袋的人便是刀疤三。只是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刀疤三的脑袋套住？

“破六韩修远果然是破六韩拔陵的好兄弟，单凭这份眼力，便足以让付彪心服了！”付彪淡然自若地笑道。

“你把他怎么样了？”破六韩修远厉声问道。

“我只是把他的脑袋砍了而已。”付彪开玩笑似地漫声应道。

“你……”破六韩修远说到此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立在刀疤三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已伸手揭开了刀疤三罩住脑袋的黑布袋，露出了那张刻了一道长长刀疤的脸容。

众人的目光不由得全都投向了刀疤三那微有些憔悴的脸。

付彪眼中微微露出一丝极难捕捉的笑意，破六韩修远未曾看见，因为他的眼中也闪出了一种难以抹去的得意之色。

付彪却瞧得很清楚，一丝不漏地将破六韩修远的眼神，捕捉得十分清楚。

“老三，他们有没有对你如何？”破六韩修远高声询问。

“不必太过操心，刀疤三只不过是被封住了几处穴道而已，其他一切都十分安好，要说有什么差错的话，那便是他已经有两顿饭未曾吃，因为一路上赶来时太匆忙，也便省去了这喂他吃饭的时间！”付彪极为悠闲地道。

刀疤三也跟着眨了眨眼，沙哑着声音道：“他们不敢对我怎样！”

付彪冷哼一声，道：“你未免将自己抬得太高了一点，我还未曾想过有我们不敢做的事情！但愿你不要有下一次，否则，你定会知道我们敢还是不敢！”

“哼，你游山黑龙还不放在我的眼里，下一次，最后你不要落到我们的手中，否则，我也会让你瞧瞧我们的手段！”刀疤三恨恨地道。

“我会拭目以待的。”付彪淡然自若地笑道。

刀疤三的眼中闪过一丝狠辣的杀意，但却有些无可奈何。

“付彪，你是不是可以代替蔡风做主？”破六韩修远凝目盯着付彪沉声问道。

“你们此刻不是已经见到刀疤三了吗？”付彪这时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反问道。

“好，那我们便一起放人！”破六韩修远沉声道，同时神情微微有些紧张地望着付彪。

付彪淡然一笑，道：“既然我们都走到一起来了，自然要实行换人的行动了，但是你不觉得这样极不公平吗？”

破六韩修远脸色微微一变，冷冷地问道：“有何不公平？换人之举是你们所提，此刻不公也是你们所说，你到底还想怎样？”

付彪漠然一笑道：“贵属下全都雄踞战马之上，一副整装待发之举，这岂不是明摆着要在换人之后进行无情的攻击吗？那样，我便是将人换回，仍免不了会被你们重新掳去，那我换回又有何用？”

破六韩修远只气得脸色有些铁青，怒叱道：“若说你们未备战马，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若是你们没有准备，你们岂会傻得自己送死？”

付彪不由得哑然失笑道：“破六韩兄说得真是有趣，那为什么你明知我们有了准备，还会坚持在此处换人呢？”

破六韩修远不由得哑口不语，神色间极为尴尬。

“那付二寨主要如何才肯交换人质呢？”玉手罗刹插口解开破六韩修远的尴尬之局面，淡笑道。

付彪这才收回目光凝于玉手罗刹的俏脸之上，极为冷硬地道：“事情极为简单，在长街之内不能有任何马匹存在，就是那马车之上的马也要解开，长街之外无论你们怎么运用马的灵活，我可不管，只要不再让我在长街之中见到马匹就行！”

“哦？”众人一阵惊哦，却想不到付彪只不过是如此一点小小的要求，本以为付彪会故意刁难众人，可是此刻这个要求的确不能算是过分，在长街之外便不受限制，这其实已经够宽松的了。

“好，既然付二寨主如此要求，也不算过分，那便由洛生将所有的马匹领出长街吧！”破六韩修远吁了一口气道。

玉手罗刹与凌能丽依然是停驻在四轮大车之上，但刀疤三此刻又被布袋罩住了脑袋，想到曾在大漠纵横驰骋这么多年，而这一刻却受到如此遭遇，令刀疤三满脑中充满了杀意，但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对方绝对是不好惹的！

宇文洛生的办事效率极快，充分显示出一派高手的作风，没有半丝拖泥带水之举措。

玉手罗刹一声娇笑，单手轻轻一提凌能丽的手臂，便如两道翩翩而舞的风中粉蝶，在虚空中划过一道极为美丽的弧线，这才飘然落地。

“好轻功！”付彪竟禁不住由衷地赞道。破六韩修远眼中却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这一刻也为凌能丽那种出自天生的秀美而震撼。在这一刻之前，他从未想过，世



间竟会有如此传说般的美女，总以为玉手罗刹的美已经是人间罕见，而这一刻，两人立在一起之时，高下立刻分明。那些士卒也大声叫好，所为的亦并不全是玉手罗刹的轻功，也是因为凌能丽那出自天然的绝美。

“二寨主过奖了，传说二寨主的刀可斩落疾飞的灵燕，可以剖开飘飞的秋叶，小妹这些微末之技岂不令二寨主见笑了。”玉手罗刹娇笑道。

“以刀道之称，武林之最，应首推‘怒沧海’，‘怒沧海’刀法又首推蔡伤蔡老爷子，传说仍有你们大王会使用这震古烁今的刀法，那么我这点小把戏，只会拿来贻笑大方了，唬唬小孩与无知之辈倒还可以，可是经你们这些行家看来，真是惭愧之至！”付彪淡然自若地回应道。

破六韩修远微有些得意地笑了笑，漠然问道：“现在可以换人了吧？”

付彪哑然一笑，道：“哦，可以，那便让双方各派一人同时向中间行进，这样想来，应该公平一些。”

破六韩修远打量了长街两端一眼，冷哼道：“谅你也要不了什么花样！”

付彪晒然一笑道：“我只希望你不要耍花样，我便是万幸了，谁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怒沧海’。一个不好，我岂不是连命都给赔上？”

“你知道便好！”破六韩修远傲然道。在他的眼中，的确不怎么看得起付彪，虽然付彪不可否认的是一名高手，在太行三十六寨之中，便数飞龙寨的名气最大，飞龙寨的三大寨主付彪排行第二，但其武功已远胜其他各寨头的寨主，只在十八洞之中有几人可以与付彪相提并论。但破六韩修远对自己的“怒沧海”极为自信，自视甚高，若是飞龙寨大寨主“天龙”刘高峰亲来，那又是另一回事。

飞龙寨之所以名动北国，便是因为这几个可怕的高手，天龙刘高峰、游山黑龙付彪、过江龙孙翔。其中以刘高峰为最，在蔡伤自江湖隐退之后，便隐隐成了黑道龙头之势，其武功，传说已有直追当今三大高手之势，而更在多年前，亲得蔡伤指点，其武功到底有多高，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因为见过他出手的敌人，全都再未在江湖之中出现过，知道他武功深浅的人，可能只有蔡伤一人而已，是以无论是谁都不敢小看刘高峰，但付彪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在破六韩修远的眼中就是另外一回事。

玉手罗刹的步子极为优雅，牵动着凌能丽的身子便如点水蜻蜓，轻飘飘地由地面之上滑过。

领着刀疤三的是长生，横眉冷目的长生。他整个人便像是一柄未开锋的剑，充满了一种浑重的杀意。

玉手罗刹竟忍不住多看了长生两眼，因为她自己绝对是个高手，可是自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杀意中竟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活力，这很特别，所以她忍不住多看了长生两眼。

长生的目光依然是那般冰寒，只是在望向玉手罗刹的眼神之中稍稍带了少许的诧异与暖意。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对美女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吧，但这并没有减退他的那种杀意。步子极为沉重，似乎每一脚都能够将地面踏陷一个小坑，他整个人的气势便像是一只野兽一般，让任何人都知道，最好不要有什么坏主意。

付彪似极为满意，而留在原地的那名汉子，静静地立在长街的另一头，只是一只手稳稳地贴于腰际，在些微寒风之中，倒像是一株孤立的大树。

但没有人会怀疑那不是个高手！

长街，在一刹那之间便变得紧张了起来，那拂过的风，似乎可以让每个人的思绪都颤抖起来。

付彪依然同破六韩修远静立于长街之中，没有谁稍稍移动一下脚步。

风微微地拂过付彪的淡黄披风，便如是一阵阵细碎的波浪在翻腾，给人的感觉是那般的优雅与生动。

凌能丽的眼中似乎暴射出一丝惊喜，却又似在极力掩饰着这种惊喜的表情，自然没有什么人去注意那微不足道的人质，付彪也没有，甚至在回避凌能丽的目光，而将视线转投到宇文洛生及宇文肱那一群人的身上。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付彪此刻便如是一潭平静得没有半点生机的湖水，破六韩修远也有些惊讶。是因为在这一刹那间，他竟有些看不透付彪。

一切都很平静，只是微微的寒风如长街般变得更加肃杀，就像是长生的脚步声一般，鼓动着一种难以说明的频率，使这个春天显得有些生涩。

破六韩修远的嘴角也泛出一种极为莫测高深的笑意，很含蓄，却不是不可以发觉。

立于长街两头的人，几乎手心都快要冒出汗来了，谁也不知道，在交换的这一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怎样的乱子。

杀机便在长街之中弥漫、增长、酝酿，像是一坛烈酒，只要有一个火星，很可能便会燃烧爆炸，后果没有人知道。

这里只是长街，但人人都知道，长街之外的杀机也不会少，对于付彪、对于凌能丽，那将是一段极其艰难的行程。

蔡风呢？这场事变的策划者蔡风到这个时刻仍未曾露面，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破六韩修远知道，蔡风绝对会来，绝对会出现！但在哪一刻，在哪里便无法知道了，正如他知道鲜于修礼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一般。不过他很放心，那是缘于他对自己的自信，对这个由破六韩拔陵所设的计划之自信。

长生渐渐地向付彪与破六韩修远靠近，玉手罗刹也逐渐向两人靠近。

长街的中心，便在两人立足之地，便在两人对立的场地之间。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天意？但破六韩修远的脸色似乎有些微微的变了，那是因为他有一种预感，他也说不清楚，在突然之间，他便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逼近。

付彪的眼神在这一刹那间竟若两道冷电，甚至比电更冷，比骄阳更亮。这正是玉手罗刹走近付彪八尺之内时的变化。

长生的目光也在一刹那之间变得有些疯狂，那本来冷若巨剑的杀机，在这一刻之间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难以说出的诡秘。

破六韩修远感到了不妥，玉手罗刹也在同一时间感到了不妥，但这些似乎全都迟了一些。

天地似乎在这一刻完全塌陷，那流过的风，那微扬的尘末，竟全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疯狂，变得要命起来。

那是一个耀眼的黑暗，一个极矛盾又极自然的变故。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光芒，但似乎刹那之间，天空之中似乎拥有了一百个太阳，而这些光芒毫无情意地聚集在